望溪先生文集

望溪先生文集卷二

讀子史

書刪定荀子後

昔昌黎韓子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惜其書不傳余師其意去其悖者蔓者複者俚且佻者得篇完者六節取者六十有二其篇完者所芟薙幾半然間取而誦之辭意相承未見其有闕也夫四子之書減一字則義不著辭不完蓋無意於文而乃臻其極也荀氏之辭有枝葉如此豈非其中有不足者邪抑吾觀周末諸子雖學有醇駁而言皆有物漢唐以降無若其義蘊之充實者宋儒之書義理則備矣抑不若四子之旨遠

而辭文豈氣數使然邪抑浸潤於先王之教澤者源遠而流長有不可强也

讀管子

管子之用周禮也。體式之繁重。一變而爲徑捷焉。氣象之寬乎。一變而爲嚴急焉。非故欲爲此也。勢也。蓋周公之時。四海一家。制禮於治定功成之後。故紀綱民物。可一循其自然之節。以俟其遲久而成。管子承亂。用區區之齊。將以合勢之散。正時之傾。非及其身。不能用也。非及其君之身。不能用也。而豈可俟哉。惟欲速而苦其難成。故其行之也。亦不得不嚴且急焉。是管子之不得已也。然周官之作。依乎天理以盡萬物之性。而管子之整

齊其民也。則將時用以取所求。是則其根源之異也。而讀其書。尚知令行禁勝之必本於君身。聰明思慮。當付之衆人。而不自用。則又非諸法家之所能及矣夫。

讀史記八書

禮樂律厤四書或曰褚少孫所補或曰蓋子長爲之而未具皆非也其序禮樂用意尤深蓋太初所定改正朔易服色已具厤書及封禪書至宗廟百官之儀則襲秦故不合聖制者漢之樂自文景以前習常肄舊而已武帝所作十九章文雖爾雅然自青陽朱明西皞元冥而外多詼誕且非雅聲其甚者如太乙馬歌則汲黯所謂先帝百姓不知其音者故止序其大略而不復排纂爲

書蓋傷漢之興幾無所謂禮樂也故於四時之歌明著其恉曰世多有故不論則非爲之而未具明矣其續以載記荀卿之文或乃少孫所爲邪漢之樂既無可次而律則往古成法故獨著其通於兵事以爲法戒武帝改厤雖由公孫卿札書而洛下閎運算日順夏正於厤術則無可議者故直述其事凡此皆著書之義法一定而不可易者非故欲如此也其後四書論繫於書後亦各有義焉蓋河渠平準非若禮樂律厤可前序其事而以名物度數次列於後者封禪書所載諸時諸祠雖有方色牲幣之數而皆秦漢閒妖妄不經之制且與封禪無與也故其事並詳於書而略見已意於後惟天官宜與

律厤一例特家世所掌有獨傳其精義者災異之變有親得之見聞者諸家之占有考之而不合者故列衆法於前而以己意詳論於後所由與律厤二書異也七書皆通古今而平準則漢一代之制故獨以古事附論於後而志慨焉樂律天官三書之末及律書序前後各附贊一節意義無可推者或亦少孫所爲然秦紀亦別載襄公後二百餘年事豈子長摭拾舊聞始將采用後復置之而錄者不知而妄附與是未可知也

書禮書序後

是篇之義蓋痛古禮遭秦而廢歷漢五世而終不能興也蓋秦有天下雜采六國禮儀而盡棄三代之舊本以

自便其淫侈而漢諸帝牟挾私意而安秦儀故首揭其指以謂先王制禮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者皆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所强設也其日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蓋歎古儀法之具存也武帝時河閒獻王尚得邦國禮五十六篇況漢之初秦周閒老師宿儒猶在使高帝有志復古文獻非無徵者而叔孫通希世度務雖有損益大抵皆襲秦故厥後以文帝之躬化而惑於道家之言武帝雖好儒術實不能用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以文封禪其宗廟百官之儀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遂著爲典常而垂之於後過此以往則去古愈遠復之愈難矣當是時所招儒術之士非不能定儀

也恐陳古義以拂時君之欲故遷延觀望至十餘年而不就耳至或私議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是深知禮意者而適與武帝時四海騷然人民愁病災異數見相反故帝聞而惡之觀制詔御史云云則憚復古而樂秦儀情不能自掩矣子長蓋深病乎此而未敢斥言之故傷其心於往事而稱孔子以正名不合於衞其徒卒以沈湮而志痛焉河間獻王所獻邦國禮五十六篇至唐猶存而唐以前無議復者猶秦志也嗚呼子長其見之矣

又書禮書序後

子長此序非獨痛時事也其於終古禮俗之變盡之矣

蓋三代之禮緣情依性故能經緯人道規矩無所不貫上自宮㩁郊廟朝廷之禮旣有以正君身統百官下逮黎庶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祭各授以節而適其宜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而人力無所庸者此也禮之失自春秋始極於戰國至秦有天下遂雜采六國之儀而盡廢三代之禮蓋將極情縱欲凡勢力之所能逞則恣焉而深惡夫古禮之大爲之防也夫人之生莫不有耳目口體之欲不爲之節則日就淫侈而民力將有所不堪故先王不禁其欲而必以禮爲防所以救民之彫敝也齊秉禮之國也而僭郊禘管仲賢大夫也而備三歸子夏聖門之高弟也而說紛華盛麗故先王誘進以仁

義束縛以刑罰猶懼民之踰其防也況導以淫侈而不爲之制乎太初所定不過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以及宗廟百官之儀凡宮室車服飲食嫁娶喪紀下逮黎庶者無聞焉而制辭乃曰百姓何望之數者雖盡善與百姓何與況其爲襲秦之故不合聖制者乎漢之諸帝無論矣獨文帝之躬化可以興禮而溺於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則於先王之緣情依性經緯人道者亦概乎其未之聞也夫無躬化則禮不虛行然有躬化而不興三代之禮亦不足以化民成俗自周以前上將納民於軌物而身先之自秦以後身不能由而於民亦蕩然不爲之制其宗廟百官之儀僅有存者亦虛器

耳而定爲典常亟之於後者自武帝始自是天下遂安於秦儀而不知三代所損益爲何物矣洋洋美德乎其倘可復見也哉此子長所以痛也

書樂書序後

武帝席文景之盛不能損滿持盈極情縱欲窮兵四遠佚而不思其終安而不惟其始故首述虞氏君臣相勅次及成王之恐懼戒謹以爲非大德莫能如斯也其曰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蓋謂不樂淫侈而樂損減與衆人之情異耳君子能樂損減以自節其所樂然後民得沐浴膏澤歌詠勤苦此海內之人道所以益深而君德以斯爲至也其序律書終於文帝之煙

火萬里可謂和樂用此義焉耳先王知助流政教茲善
於樂而聲之邪正其感各以類應故制雅頌之聲以導
之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故漢興高惠文景皆未暇遑武
帝不能以此時興道致治修禮正樂而信方士舉懸禮
寵嬖倖爲新聲夜祠郊壇男女雜歌以流星爲瑞應則
與夫躬明堂陳雅樂而萬民咸蕩滌邪穢以飾厥性者
異矣夫六國及秦二世不過以鄭聲自爲娛而武帝乃
天馬歌薦於宗廟汲黯所謂先帝百姓豈知其音蓋痛
哉其言之也然自仲尼不能與齊優並容於魯黯言雖
切安能過帝之侈心而排延年等之妄哉嗚呼秦之衰
李斯猶能直諫而弘乃以黯爲當族則視趙高而又甚

矣股肱不良萬事隳壞此可爲流涕者與序樂至此則更無可言者矣而少孫乃疑其辭事之未終而續焉夫平準者天變人禍皆由興利之臣故以烹弘羊乃雨終而此書猾弘以讒佞陷其君故以虞氏之君臣相勑始是二書之義法也而少孫未之或知邪

又書樂書序後

班史載武帝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河間獻王獻雅樂傳樂官存肄而不常御所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鄭聲故是書於鄭聲之禍獨寓意於春秋六國及秦二世而武帝所興新樂僅載十九章且稱其多爾雅之文然於其中特舉四

時之歌則舍是無足論者矣自鄭音之興歷數百年更三代而時君世主無不流湎於此故曰德至者所樂益異謂與春秋六國秦漢之君異也河閒獻王所獻雅樂弘嘗謂其音中正雅乃不能補帝爲之郊廟反因論焉歌以諂直臣方是時凡帝過舉皆弘以諛佞成之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所目擊而心痛也不然則有虞氏之賡歌何爲讀之而流涕哉

詁律書一則

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從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

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句 核其華句 道者明矣非其其當作具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存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神者樂之精華所以動天地感萬物之實理也生於無形者太虛之絪緼也成於有形者播於樂器然後聲生而神寓也數者十二律三分損益之數也播於有形之樂器然後其自然之數一一形見而成宮商角徵羽之聲也神使氣者以天地之神而進於人之氣也氣就形者以人之氣而就乎樂器也凡音之高下疾徐皆以人

氣之大小緩急調劑而成故曰就也既播於有形之樂器則其理如物類之羣分而有可別矣方其未播於樂器初無宮商清濁之可別所謂未形而未類也既播於樂器則鐘磬管絃凡同形者音必相似所謂同形而同類也然雖同形同類而一器之中其音之清濁高下又各自有別類而可班者制器而可別其度也類而可識者審音而可識其分也凡此皆天地陰陽之理自然而有別者也聖人知天地之理而識其所以別者故能從有以至未有而得細於氣微於聲者所謂神也有者器數之既形也未有者器數之未形也聲氣辨於既有器數之後而神存於未有器數之先故從有以至未有然

後可以探聲氣之本而得其神也然聖人雖識天地之神而苟無以存之衆人不能用也故制爲器數以存之則其理雖微妙必因器數而各效其情矣效者呈也情者實也華者器數之形道者神理之運也核其器數而無差忒則神理之運亦可得而明矣非天地之神本具於聖人之心而作律之聖人又乘其聰明之獨擅以核乎器數之分豈能存天地之神而使聲氣之實理各効於器數之中哉聖人辨器數以著聲音之實理所謂成形之情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鼓物故神之去來物之衰旺視焉而物常受之而不能知如聞聲知勝負而勝者負者不自知也審樂知興亡而興者亡者不自知也而

其情畢効於聲樂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故設爲器數而神亦於是乎存其欲存之者聖心聰明之所寓也故莫貴焉

書封禪書後

是書所譏武帝事義皆顯著獨雜引古事則意各有指武帝名爲敬鬼神之祀而以封禪合不死郊畤秘祝不過與祠神君竈鬼同意耳蓋好神而實比於慢矣故首載夏孔甲好神三世而亡殷武乙慢神三世而亡復大書始皇封禪後十二歲秦亡示無德而瀆於神爲亡徵也殷二宗遇物變懼而修德國以興歷年以示寶鼎一角獸不足爲符應也其詳秦先世事及史敦史儋語

以雍之諸祠興於秦而敦僭妄稱符命以啟二君之汰爲方士怪迂語之微兆也萇弘欲以物怪致諸侯無救於周之衰而身爲僇則以方祠詛匈奴大宛者可知矣秦穆公病寤而世傳爲上天穆公死年有徵則黃帝鼎湖之事乃此類耳管仲能設事以止桓公之欲而漢公卿乃徇方士以從君於昏是可歎也夫孔子論述六藝無及封禪者則非古帝王之典祀明矣傳所言易姓而王封禪者七十餘君姑無論其有無信曰有之亦功至德洽而告成於天如成王乃近之耳豈以是爲合不死之名接僊人蓬萊士之術乎所謂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者此也故其發端即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

蓋謂非以是致怪物與神通耳天官書論曰自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厤日月星辰蓋以太初改厤乃以辛巳朔旦冬至合公孫卿札書所云黃帝合而不死故用此贊饗而頒厤之詔復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古之厤日月星辰者固如是乎其義蓋與是書相發也

又書封禪書後

是書義意尤隱深者其稱或問禘之說蓋謂禘雖典祀然不知其義禮不虛行況以封禪致怪物與神通乎禮之瀆季氏嘗旅於泰山孔子譏之謂神弗享也則以封禪合不死者神其享之乎漢興六十餘年天下乂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者謂經禮雅樂宜以時

興也豈謂其中於方士之怪迂語哉世言黃帝嘗用事於雍時以語不經見搢紳者尙不道況天子贊饗郊壇制詔海內而用黃帝得寶鼎神策合而不死之邪說乎夫封禪之儀雖湮滅不可詳而事則可辨以爲合不死之名雖秦皇帝之世未嘗有此惜乎諸儒不能辨明其事也然猶參其來於詩書古文孔子所論述不至如方士之駭其誕耳篇中著孔子論述六藝不及封禪又曰維成王近之蓋謂傳所稱封禪者七十二君本無稽之言但以是致怪物與神通則與之不以其事而上古封禪之有無又不足辨矣此子長之微指也

書史記十表後

總序十表惟十二諸侯六國秦楚之際惠景間侯者稱太史公讀謂其父所欲論著也故於高祖功臣稱余讀以別之周之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事由五伯而其微兆則在共和之行政秦并六國以周東徙乘其險固形勢故僭端早見於始封自虞夏殷周及秦代興皆甚難而漢獨易以秦之重而無甚也先王之制封建本以安上而全下故惟小弱乃能奉職效忠此數義者實能究天人之分通古今之變或遷所聞於父者信如斯或其父所未及而以所學推本焉要之皆義所弗害焉爾其自序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而本紀八書世家列傳無稱其父者故揭其義於斯則踵春秋以及秦

滅漢興文景以前談語遷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史記放絕余甚懼焉凡所論述皆其父所次舊聞具見矣十篇之序義並嚴密而辭微約覽者或不能遽得其條貫而義法之精變必於是乎求之始的然其有準焉歐陽氏五代史志考序論遵用其義法而韓柳書經子後語氣韻亦近之皆其淵源之所漸也

書史記六國年表序後

篇中皆用秦事爲經緯以諸侯史記及周室所藏書滅於秦火所表見六國時事皆得之秦記也獨與三晉田齊以是表踵春秋之後非楚舊國事具春秋且亂臣竊國晏然不討而中原諸爲所據此世變之極天下所以

競於謀詐而棄德義如遺跡也秦之德義無足比數而卒并天下乃前古所未有故求其說而不得者或本以地形或歸諸天助又或以物所成執之方宜收功實而不知秦之得意盡因乎世變是何也以謀詐遇德義則民之歸仁沛然誰能禦之以謀詐馭謀詐則秦之權變非六國所能敵其成功非忝此所謂世變之異也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之興多沿秦法昔三代受命相繼相因孔子推之以爲百世可知秦始變古而傳乃曰法後王何也孔子之所謂因者禮也天不變道亦不變遷之所謂法者政也政必逐乎情與勢而遷近已而俗變相類論卑而易行乃情之不謀而同勢之往而不反者

也故遷之言亦聖人所不易也其詒學者以不道秦事爲耳食蓋深感世變而詭其辭以志痛與

書孟子荀卿傳後

騶衍以下十一人錯出孟子荀卿傳若無倫次及推其意義然後知其不苟然也蓋戰國時守孔子之道而不志乎利者孟子一人耳其次惟荀卿而少駁矣故首論商鞅吳起田忌以及從橫之徒著仁義所由充塞也自騶衍至騶奭說猶近正而著書以干世主爲志則已驁於功利矣其序荀卿於衍奭諸人後者非獨以時相次也荀卿之學雖不能無駁而著書則非以干世所以別之於衍奭之倫也自公孫龍至吁子則舛雜鄙近視衍

夷而又下矣至篇之終忽著曌子之地與時而不一言
其道術蓋世以儒曌並稱久矣其傳已見於荀卿所序
列而不必更詳也夫自漢及唐莊列皆列於學官而孟
子猶未與以韓子之明始猶曰孔曌必相爲用而較孟
子於荀揚之間子長獨以並孔子一篇之中其文四見
至荀卿受業於孔氏之門人則弗之著也老莊申韓衍
夷諸人皆有傳而曌子則無之蓋孟子拒而放之之義
然則子長於道豈槩乎未有聞者哉

書老子傳後

太史公傳老子著其國焉著其邑焉著其鄉焉著其里
焉外此無有也著其氏焉著其名焉著其字焉著其謚

焉著其官守焉外此無有也著其子焉著其孫焉著其孫之元來焉於其子孫元來仍著其爵焉著其封焉著其仕之時與國焉著其家之地焉外此無有也蓋世傳老子多幻奇荒怪之跡故特詳之以見其生也有國邑鄉里名字其仕也有官守其終有諡其身雖隱而子孫世有封爵里居則衆說之誕不辨而自熄矣世傳所以多幻怪者蓋因老子見周之衰而隱去莫知所終故不詳其年壽所極而同時有老萊子言道家之用後百餘年有周太史儋號爲能前知儋聃同音故其傳與老子相混世莫知其然否列序及此然後正言以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則非有幻怪明矣終之曰李耳無爲自化

淸靜自正則著書言道德者乃李耳而傳與老萊子別爲二人明矣始吾友崑繩嘗爲是解微崑繩不知太史公用意如此也而崑繩旣歿其所述蓋無傳焉由是言之凡古書之存而後人不得其意與得之而其說無傳者可勝道哉

讀伍子胥傳

世人皆悲子胥以忠死吾獨惜其所以處死者未得也其諫夫差語皆闊於事情使員曰吳之於越非伐國而求其服也王忘王之使人立於庭出入呼王而告以先王之痛乎匹夫含怨猶必剸刃讐人之胸況句踐親用戈於先王傷未及舍而卒非函句踐之首以入先王之

廟則臣子之事不終。今力實能誅而縱焉。吾恐先王負恫於九原。而不歆玉祀也。如是則夫差雖慚忿以殺子胥。而必不釋句踐。句踐死則越不爲沼。而吳亦不至大泯矣。子胥之智。非不及此也。毋乃少歷閱以功見名立而重犯忌諱以危身與。而竟不能保其終。惜哉。

書儒林傳後

子長序儒林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譆歎儒術自是而變也古未有以文學爲官者以德進以事舉以言揚詩書六藝特用以通在物之理而養其六德成其六行焉耳戰國秦漢所用惟權謀材武其以文學爲官始於叔孫通弟子以定禮爲選首

中閒序事多者不過數語而亦未有殊絕者余少讀燕策荊軻刺秦王篇怪其序事類太史公秦以前無此及見刺客傳贊乃知果太史公文也彼自稱得之公孫季功董生所口道則非國策之舊文決矣蓋荊軻之事雖奇而於策則疏意國策本無是文或以史記之文入焉而削高漸離後事以事在六國既亡後耳楚世家載弋者說頃襄王實戰國之文也而國策無之蓋古書遭秦火雜出於漢世其本文散軼與非其所有而誤入焉者多矣不獨是篇爲然也

書蕭相國世家後

蕭相國世家所敘實績僅四事其定漢家律令及受遺

命輔惠帝皆略焉蓋收秦律令圖書舉韓信鎮撫關中三者乃鄂君所謂萬世之功也其終也舉曹參以自代而無少芥蔕則至忠體國可見矣至其所以自免皆自他人發之非智不足也使何自覺之則於至忠體國之道有傷矣故終截請上林空地械繫廷尉明何用諸咎之謀非得已耳若定律令則別見曹參張蒼傳何之終惠帝臨問而舉參則受遺命不待言矣蓋是二者於何爲順且易非萬世之功之比也班史承用是篇獨增漢王謀攻項羽何諫止勸入漢中一事在固亦自謂識其大者然其事有無未可知信有之亦謀臣策士所能及也且語甚鄙淺與何傳氣象規模不類柳子厚稱太史

公書曰潔非謂辭無蕪累也蓋明於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其氣體爲最潔耳以固之才識猶未足與於此故韓柳列數文章家皆不及班氏噫嚴矣哉

書淮陰侯列傳後

太史公於漢興諸將皆列數其成功而不及其方略以區區者不足言也惟於信詳哉其言之蓋信之戰劉項之興亡係焉且其兵謀足爲後世法也然自井陘而外陽夏濰水之蹟蓋略矣其擊楚破代亦約舉其成功至定三秦則以一言蔽之而其事反散見於他傳蓋漢楚之爭惟定三秦爲易雖信之部署亦不足言也左氏紀韓之戰方及卜徒父之占而承以三敗及韓乍觀之辭

意似不相承然使戰韓之前具列兩國之將佐三敗之時地則重腿滯趣其體尙能自舉乎此紀事之文所以左史稱最也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鄉利倍義乃謀畔於天下旣集之後乎其始被誣以行縣陳兵出入耳終則見紿被縛斬於宮禁未聞讞獄而明徵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其與陳豨辟人挈手之語孰聞之乎列侯就第無符璽節篆而欲與家臣夜詐詔發諸官徒奴孰聽之乎信之過獨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敎信以反罪尙可釋况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滅乎故以

通之語終焉

書貨殖傳後

桑弘羊以心計置均輸平準陰與民爭利所謂塗民耳目幾無行者也故因老子之言而遞及之然後推原本始以爲中古而後嗜欲漸開勢不能閉民欲利之心以返於太古之無事故其善者亦不過因之利道之而已其次敎誨整齊猶能導利而上下布之未聞與民爭也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所謂因之利道之之也至於敎誨整齊則太公管仲猶庶幾焉獨不及最下者之爭蓋其事已具於平準矣故於此書惟見義於羣下其稱思貧也極於百室之君萬家之侯千乘之

王而止蓋不敢斥言也其稱賢人深謀廊廟謂趙綰王臧之屬耳世有守信死節而志歸於富厚者乎特論議朝廷時之詭語耳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謂公孫弘倪寬之屬也故儕之於攻剽椎埋趙女鄭姬而一篇之中再致意於素封謂以公卿大夫爲歸於富厚之徑塗轉不若素封者之無可醜耳其正言斷辭則皆於庶民之貨殖者發之故曰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又曰本富最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匹夫編戸猶以姦富爲羞況人物所託命乃不務德而用心計以與民爭是不終日之計也果可以塗民之耳目邪

又書貨殖傳後

春秋之制義法自太史公發之而後之深於文者亦具焉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爲經而法緯之然後爲成體之文是篇兩舉天下地域之凡而詳略異焉其前獨舉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後乃備舉山川境壤之支湊以及人民謠俗性質作業則以漢興海內爲一而商賈無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徵萬貨之情審則宜類而施政教也兩舉庶民經業之凡而中別之前所稱農田樹畜乃本富也後所稱販鬻僦貸則末富也上能富國者太公之教誨管仲之整齊是也下能富家者朱公子贛白

圭是也計然則雜用富家之術以施於國故別言之而不得儕於太公管仲也然自白圭以上皆各有方略故以能試所長許之猗頓以下則商賈之事耳故別言之而不得儕於朱公子贛白圭也是篇大義與平準相表裏而前後措注又各有所當如此是之謂言有序所以至賾而不可惡也夫紀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氏又其後則昌黎韓子然其義法皆顯然可尋惟太史公禮樂封禪三書及貨殖儒林傳則於其言之亂雜而無章者寓焉豈所謂定哀之際多微辭者邪

書太史公自序後

子長作封禪書著武帝惑迷而序其父之死則曰是歲

天子方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畱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記其言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命也夫余少讀而疑焉及讀封禪書至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然後得其意蓋封禪用事雖希曠其禮儀不可得而詳然以是爲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僊人蓬萊士之術則夫人而知其妄矣予長恨羣儒不能辨明爲天下笑故寓其意於自序以明其父未嘗與此而所爲發憤以死者蓋以天子建漢家之封接千歲之統乃重爲方士所愚迷恨已不得從行而辨明其事也所記羣祀惟太時后土二祠自著其名而寓其意於篇末曰五寬舒之祠示太時后土二祠而外皆寬舒

成之而已不與其議也獨其自序曰奉使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閒則是歲封禪其父子皆未與明矣而封禪書後論則自謂從行豈所從者乃其後五年一修之封與于長之言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爲淺見寡聞者道然則讀子長之書者不求其所以云之意可乎

又書太史公自序後

史記世表曰太史公讀者謂其父也故於己所稱曰余讀以別之其他書傳篇首及中閒標以太史公曰則褚少孫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續惟是篇先人有言與上不相承蓋捝之本二篇也其前篇遷之家傳也其父欲論次史記而遷爲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

書其先世世掌天官而遷改天厤建於明堂則傳之辭事舉矣後篇則自述作書之指也自黃帝始以上通論其大體猶詩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繫數言猶詩之有小序也本紀十二曰著者其父所科條也餘書曰作者己所論載也總之曰爲太史公書序者明是書乃其父之書而已不敢專也其本傳曰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故序書既終而特以是揭其義焉其覆出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蓋舉其凡計綴於篇終猶衞霍列傳特標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耳自少孫於首尾加太史公曰而中答壺遂及遭李陵之禍並增太史公三字漢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遂使世世表稱太史

公讀者幾不辨為何人而是篇所述辭指曖昧不可別白夫是篇遷之家傳也故於其父始稱名而繼則以爵易焉乃復自稱爵以混於其父可乎此以知為少孫所增易也古書篇帙既有僞亂學者從百世下憑臆以決之所恃者義意有可尋耳然世士溺於所傳舊矣知其解者果可以旦暮遇之邪

書漢書禮樂志後

甚哉班史之疎於義法也太史公序禮樂而不條次為書蓋以漢興禮儀皆仍秦故不合聖制無可陳者郊廟樂章並非雅聲故獨舉馬歌藉黯言以明己意且以著弘之陰賊耳其稱引古昔皆與漢事相發無泛設者固

乃漫原制作之義則古禮樂及先聖賢之微言可勝既乎是以不貫不該倜然而無所歸宿也其於漢之禮儀則鈌焉而獨載房中郊祀之歌及樂人員數夫郊廟詩歌乃固所稱體異雅頌又不協於鍾律者也旣可備著於篇則叔孫所撰藏於理官者胡爲不可條次以姑存一家之典法乎用此知韓柳歐蘇曾王諸文家敘列古作者皆不及於固卓矣哉非膚學所能識也

書漢書霍光傳後

春秋之義常事不書而後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韓氏目春秋爲謹嚴故撰順宗實錄削去常事獨著其有關於治亂者班史義法視子長少漫矣然尚能識其體要其

傳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餘年蔽以出入禁闥小心謹愼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實四夷賓服而其事無傳焉蓋不可勝書故一　裁以常事不書之義而非略也其詳焉者則光之本末霍氏禍敗之所由也古之良史於千百事不書而所書一二事則必具其首尾并所爲旁見側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後其事之表裏可按而如見其人後人反是是以蒙雜暗昧使治亂賢奸之迹並暗微而不著也是傳於光事武帝獨著其出入殿門下止進不失尺寸而性資風采可想見矣其相昭帝獨著增符璽郎秩抑丁外人二事而光所以秉國之鈞負天下之重者具此矣其不學專汰則於任宣發之而證

以參乘則表裏具見矣蓋其詳略虛實措注各有義法如此然尚有未盡合者昌邑失道之奏不詳不足以白光之志事至光之葬具顯及禹山之奢縱宣帝之易置其族姻則可約言以蔽之者也具詳焉義無所當也假而子長若退之爲之必有以異此也夫

書王莽傳後

此傳尤班史所用心其鉤抉幽隱雕繪衆形信可肩隨子長而備載莽之事與言則義焉取哉莽之亂名改作不必有徵於後也其姦言雖依於典誥猶噎瘖耳雖用文者無取也徒以著其譸張爲幻則舉其尤者以見義可矣而喋喋不休以爲後人詠嘲之資何異小說家駁

雜之戲乎漢之朝儀禮器一切闕焉而具詳莽所易職官地域之號名不亦外乎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固寵於篡弑武人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歐公無一及焉而轉載其直言美行及所自述與當時士無賢愚皆喜爲稱譽至擬之於孔子是之謂妙遠而不測也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

記事之文惟左傳史記各有義法一篇之中脈相灌輸而不可增損然其前後相應或隱或顯或偏或全變化隨宜不主一道五代史安重誨傳總揭數義於前而次第分疏於後中閒又凡舉四事後乃詳書之此書疏論策禮記事之文古無是也史記伯夷孟荀屈原傳議論

者而戰要囚之周防如兕虎撫育如嬰兒至班師之日東人以公歸不復爲悲則奄雖屈强無與同惡矣故討其君而罰不及民分其族姓以隸兄弟之邦遷其尤桀驁者於新邑而身拊循焉所以久安而無後患也匪特此也形勝者守國之末務而聖人亦不廢當武王克商之初卽定周居於洛邑周召卒營之以爲蒐狩會同之地良以雍州雖固而遠於東夏難以臨制諸侯故宅土中陳杞許蔡國其南虞虢韓魏晉燕國其北齊魯國其東宋衞夾河而居非王室之周親卽三恪大嶽之裔胄開國之股肱蓋懲於鬼方之叛殷萊夷之爭齊而早爲盤石苞桑之固也故周之衰卒賴四方諸侯艱難守禦

以延共主之虛名者垂六百年蓋時勢不可以私智矯形勝不必以武力爭惟聖人能以道揆而不失其時義以安宗社以奠生民則仍天理所運用也古塘曰旨哉由前之說則知聖人一循乎天理而無不可處之事變由後之說則知聖人深察乎世變而所以御之者仍不越於道揆前世之尚論者未嘗及此後之君子宜有聞焉退而正於吾兄百川亦曰然乃敘而錄之

漢高帝論

二帝三王之治盪滅而無遺雖秦首惡亦漢高帝之過也方是時古法雖廢而易興也俗變猶近而易返也文獻雖微而未盡亡也天下若熬若焦同心以苦秦法則

教易行政易革也而高帝乃一仍秦故漢氏之子孫循而習之垂四百年不獨君狎其政民亦安其俗矣而後此復何望哉古聖人之有天下也若承重負行畏途而懼於不勝至於秦則用天下以恣睢而專務自惟於上秦皇帝縱觀高帝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及叔孫通定朝儀乃曰吾今而知皇帝之貴則其所見去秦皇帝蓋一間耳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修其身是乃二帝三王之學孔氏之徒由詩書所稱推尋而得之者也總而計之惟有虞氏以元德升聞而登天位其餘非天子之子則繼世之侯伯生有聖德童而預教而學之爲君師者且數十年故其所以

治天下國家者能一循乎天理之自然而無所矯拂也後世開創之君大抵奮迹干戈擾攘之中任威權騁謀詐以得其志雖有聖賢者出驟而語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亦安能一旦盡棄其所知所能而由其所不習哉自漢高以後比次諸君其性資可與復古者惟光武爲近而下無名世諸葛亮之才幾矣乃崎嶇於亂亡之餘使亮與光武並世而相遭庶乎其猶有望也與

漢文帝論

三王以降論君德者必首漢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也自魏晉及五季雖亂臣盜賊闇奸天位皆泰然自任而不疑故用天下以恣睢而無所畏忌文帝則幽隱之中

常若不足以當此而懼於不終此卽大禹一夫勝予成湯慄慄危懼之心也世徒見其卑身之儉接下之恭臨民之簡以爲黃老之學則然不知正自覗缺然之心之所發耳然文帝用此治術亦安於淺近苟可以爲而止其閒張季之論猶曰卑之毋高論與先王之道以明民非己所能任也孔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毋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書曰周公師保萬民若文帝者能保之而不能師也夫是乃雜於黃老之病矣夫

蜀漢後主論

昔成湯之世伐夏救民皆伊尹主之而湯若無所事也周武王之世戡亂致治皆周公主之而武王若無所事

也蓋大有爲之君苟得其人常以國事推之而已不與故無牽制之患而功可成大有爲之臣必度其君之能是而後以身任焉故無拂志之行而言可復亡國之君若劉後主者其爲世詬厲也久矣而有合於聖人之道一焉則任賢勿貳是也其奉先主之遺命也一以國事推之孔明而已不與世猶曰以師保受寄託威望信於國人故不敢貳也然孔明旣歿而奉其遺言以任蔣琬董允者一如受命於先主及琬與允歿然後以軍事屬姜維而維亦孔明所識任也夫孔明之歿其年乃五十有四耳使天假之年而得乘司馬氏君臣之瑕釁雖北定中原可也卽琬與允不相繼以歿亦長保蜀漢可也

然則蜀之亡會漢祚之當終耳豈後主有必亡之道哉
抑觀先主之敗於吳也孔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
上東行是孔明之志有不能行於先主也而於後主則
無不可行嗚呼使置後主之他行而獨舉其任孔明者
以衡君德則太甲成王當之有愧色矣

灌嬰論

漢之再世諸呂作難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而議者推
功於平勃誤矣平爲丞相聽酈謀以南北軍屬產祿使
勃有將之名而無其實久矣一旦變起倉卒而勃不得
入於軍則平已智盡而能索矣酈使紿說不行矯節而
謀洩平勃有相牽而就縛耳如產祿何前古用此以敗

國殄身者衆矣平勃之事務而集則嬰爲之權藉也呂
氏雖三王懸國千里外無一夫之援而諸侯合從西鄉
空國兵以授嬰當是時呂氏所恃者嬰耳而嬰頓兵滎
陽與諸侯連和以待其變是猶孤豚局於圈檻而虎扼
其外也呂氏心孤故酈寄之謀得入而公卿吏士曉然
知產祿之將傾同心於踣之故矯節閉殿莫敢齟齬以
生得失譬之於射勃矢而嬰弦機也鄉使呂祿自出以
當齊楚而產兼將南北軍以自定或不足以倡亂賊諸
大臣有餘力矣呂氏本謀欲待嬰與齊合兵而後發故
雖聽酈寄之言尙猶豫未有所決也及賈壽自齊來知
嬰謀然後以印屬典客蓋自知無以待嬰而欲改圖以

縊死故得因其瑕釁而乘之由是觀之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審矣其推功於平勃誤也抑吾有感焉三代以下漢治爲近古其大臣謀國若家人然嬰之功雖掩於平勃受封猶次之至平陽侯窋屢發產謀以闗平勃折其機牙功不在嬰下及事平以不與誅諸呂奪官而無一言以自列嗚呼何其厚與韓富賢人也其相宋也以不共撤簾之謀生怨豈人心之變隨世以降而終不可返於古耶抑上所以導之者異耶此有國家者所宜長慮也

宋武帝論

裕之鋭於取秦而拙於禦夏也世多譏之而獨未察其

隱情也以王鎮惡之才兼秦人之思猛使重其權一以關中委之必能拒夏裕之智非不及此也而計不出此者蓋自漢魏之衰乘危竊國者皆强臣非鄰敵也王敦桓溫以後方鎮稱兵者接踵故計以秦資鎮惡不若棄之於夏為安耳裕之將終務檀道濟無遠志非若兄部難御而慮謝晦之有異同況鎮惡哉故並留諸將使互相牽制謂能同心以禦敵而使義眞安受之固所願也即自相翦除如鄧艾鍾會之已事亦吾利也嗚呼裕之志僭矣曹氏司馬氏之篡也無敢加刃於故君者而裕忍為萬世之首惡原其心亦謂丕炎之篡也其基厚年盛强民無異望已則起匹夫垂暮而得之故不能無後

嗣之憂耳然裕之子孫轉而相屠過於讐敵齊氏乘之無少長殲焉自古亡國之子孫未有如裕之無遺類者也夫夏殷之亡也失其位喪其軀者不過末孫之桀紂而已其位上公修禮樂而承世祀者如故也至於周則降爲小侯而封延於魏晉嗚呼人心之陷溺久矣三王奉天之道有天下而不與者雖語之而不能信也卽欲爲子孫計智詐漸毒亦豈可以意逞哉

于忠肅論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易之道正或有過而中則無之中非權不得而遭事之變則尤難明景泰中于忠肅公不爭易儲爲之解者曰公陰爭之而不敢暴也或曰

景泰有定國之功有天下者宜其子孫是皆未得公之心也宋太宗挾傳子之私而光美德昭不得良死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曰夫子有遺言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大夫而立之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方景泰帝決志易儲爭者雖盈廷不足恤而公則其身之所由以立也勳在社稷中外之人心繫焉公有言則心孤而慮變矣帝之度量未必遠過宋太宗而威權則十百於康子是乃公之所心悸也南城高樹之伐殆哉岌岌乎而敢輕試哉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婼自祈死而

不誅其司馬鬷戾先儒病焉不知婼之心亦猶是也春秋時强家脅權而相滅者無國無之季氏之惡稔矣其不動於惡以國制於己而昭公在外爲不足忌耳若婼誅鬷戾則季氏之慮變矣非獨叔孫氏之憂吾恐圉人犖卜齮之賊復興而公衍公爲不得復安於魯也爲叔孫計必力能誅季氏定昭公而後可加刃於鬷戾故不得已而以死自明此叔孫之明於權也吾因正常而得于公之義又因于公而得叔孫婼之心故並論之使遭變而處中者有以權焉

原人上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

異於羣生非於聖人賢人徵之於塗之人徵之也非於塗之人徵之於至愚極惡之人徵之也何以謂聖人賢人爲人子而能盡其道於親也爲人臣而能盡其道於君也而比俗之人徇妻子則能竭其力縱嗜欲則能致其身此塗之人能爲堯舜之驗也婦人之淫男子之市竊非失其本心者莫肯爲也而有或訐之則怍於色怒於言故禽獸之一其性有人所不及者矣而偏且塞者不移也人之失其性有禽獸之不若者矣而正且通者具在也宋元兇劭之誅也謂臧質曰覆載所不容丈人何爲見哭唐柳燦臨刑自詈曰負國賊死其宜矣由是觀之劭之爲子燦之爲臣未嘗不明於父子君臣之道

也惟知之而動於惡故人之罪視禽獸爲有加惟動於惡而猶知之故人之性視禽獸爲可反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痛哉言乎非明於天性豈能自反於人道哉

原人下

自黃帝堯舜至周之中葉僅二千年其民繁祉老壽恆數百年不見兵革雖更姓易代而禍不延於民降及春秋脊脊大亂尙賴先王之遺澤以相維持會盟討伐徵辭執禮且其時戰必以車而長兵不過弓矢所謂敗績師徒奔潰而已其俘獲至千百人則傳必特書以爲大戮焉自戰國至元明亦二千年無數十年而無小變百

年三百年而不馴至於大亂者其禍之連動數十百年殺人之多每數十百萬歷稽前史所載民數或十而遺其四三焉或十而遺其一二焉何天之甚愛前古之民而大不念後世之民也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絶之也三代以前教化行而民生厚舍刑戮放流之民皆不遠於人道者也是天地之心之所寄五行之秀之所鍾而可多殺哉人道之失自戰國始當其時繫獄之人列爲侯王暴詐之徒比肩將相而民之耳目心志移焉所尚者機變所急者嗜欲薄人紀悖理義安之若固然人之道既無以自別於禽獸而爲天所絶故不復以人道待之草薙禽獮而莫之憫痛也秦漢

以還中更衰亂或有數十百年之安則其時政事必少修明焉人風必少淳實焉而大亂之興必在政法與禮俗盡失之後蓋人之道幾無以自立非芟夷蕩滌不可以更新至於禍亂之成則無罪而死者亦不知其幾矣然其閒得自脫於瘡痍之餘剝盡而復生者必於人道未盡失者也嗚呼古之人日夜勞來其民大懼其失所受於天耳失所受而不自知任其失而不爲之所其積也遂足以干天禍而幾盡其類此三王之德所以侔於天地也與

原過

君子之過值人事之變而無以自解免者十之七觀理

而不審者十之三衆人之過無心而蹈之者十之三自知而不能勝其欲者十之七故君子之過誠所謂過也蓋仁義之過中者爾衆人之過非所謂過也其惡之小者爾上乎君子而爲聖人者其得過也必以人事之變觀理而不審者則鮮矣下乎衆人而爲小人者皆不勝其欲而動於惡其無心而蹈之者亦鮮矣衆人之於大惡常畏而不敢爲而小者則不勝其欲而沾自恕焉聖賢視過之小猶衆人視惡之大也故凜然而不敢犯小人視惡之大猶衆人視過之小也故悍然而不能顧服物之初御也常恐其污且毀也旣污且毀則不復惜之矣苟以細過自恕而輕蹈之則不至於大惡不止故斷

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孔子以爲非孝微矣哉亦危矣
哉

先天後天圖說

宋邵氏所傳八卦二圖與說卦傳合朱子謂先天圖方位無可疑者而後天圖多不可曉至卦位所以易置之故則自昔無聞焉按之經文一則以八卦之實象明其體一則以四時之常運著其用合此二者而後圖相變之義可見矣火之精爲日日生於東而明盛在晝水之精爲月月生於西而明盛在夜雷藏地中伏氣於東北而發聲起蟄應春始作澤匯東南而水潦盛昌百谷滿盈其候惟秋又土膏發於春夏而成功亦在秋此四正

之位所以易也風陰氣位西南而蘇息長養發用於春夏之交山起西北而脊脈皆東北行其中鳥獸胎育樹木萼櫱多在冬春之交蓋山氣之萌養也南者乾之正位而戰於西北盛陰相薄終不滅息而爲復生之始於此見於穆不已之命焉北者坤之正位而卦辭則利西南蓋土盛於夏秋之交萬物皆致養焉此四隅之位所以易也以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實體合四時五方以徵其實用則二圖相爲表裏而不可缺一明矣邵氏及朱子以先天圖爲伏羲所作後天圖爲文王所作而經傳百家之言無可證者攻之者遂謂此雜家之術不足道也不知二圖雖後人挪作其理固不可廢況與說卦

合哉然必謂羲文已有是圖而孔子以說卦解之則邈矣其諸宋之儒先因說卦以作圖而邵氏傳其學與

謚法

謚之作也人心之不知其然而然者也遂古帝者之號多不知其義所取烈山氏始爲農師而民神之故因而號焉堯舜之聖民無能名禹平洪水相與震而驚之故稱大焉至於湯則或嘉其功而稱成或象其德而稱武此周公所以因之而作謚也有祖而又有宗亦人心之不知其然而然者也商之世嘗衰矣至帝戊而中興故尊之而因以號焉其後屢衰武丁振而興之功最高故尊之而因以號焉漢之太宗世宗用此義也至東漢而

祖宗謚號之義皆失矣祖者始也故宗無定數祖一而已以光武之復有天下而稱祖是二始也謚以易名因以爲廟號春秋所書桓宮武宮是也廟別有號是再謚也主是議者必以祖有功而宗有德又祖一而宗無定數以爲祖賢於宗不知殷人宗湯周宗武王乃二代始受命之君不聞湯武之賢以不稱祖而貶於稷契也其廟別爲號蓋緣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而然不知曰太曰世非謚也非顯與明謂與章之比也至於唐而歷世並稱宗至於明而繼世並稱祖傷名惑義實自東漢始東漢之經學後世莫並焉而若此類乃不能辨惜夫

異姓爲後

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以其氣之不相屬也故古無以異姓爲後者春秋書莒人滅鄫而傳者謂立異姓以涖祀於經則疏然足徵自周以前未嘗有是也漢魏以降其流益漫自王公及士庶蹈此者跡相疊蓋俗之衰人多不明於天性而骨肉之恩薄謂後其有父母者將各親其父母無父母而自知其所出猶有外心焉故常合其兄弟之子與其族子而求不知誰何之人取之襁褓之中以自欺而欺人嗚呼是謂不有其祖也其爲之後者苟自知其繫姓則俟養己者歿求其族以後之反其田宅而脫身以復其宗禮也不自知其繫姓而養己者之族亦無可承則廟祭其先而祭養己者於其墓祭

者稱名所祭與姓字奕世不廢焉古之有天下國家者祀九皇六十四氏以及因國之無主後者有道有德者祭於瞽宗皆以義屬耳而況取諸襁褓或收育於孤稚流離之日乎然以恩與義屬而世祀焉則誠也以氣屬而命之曰爲後則僞也禮不可以爲僞故曰名之必可言也繫姓之不知則其祭也如之何曰是特與生而喪其父母生而不及其大父母者同實耳致愛而導之以哀致愨而加之以痛胡爲其不可以承祀也姓無所受則逮子若孫而氏以己之字可也其於養己者之祭則不可以及其祖宗是何也義止於其身而及其祖宗是以氣屬而爲僞也此謂誣於祭若舍是而求順比俗之

情則非吾之所敢知也

轅馬說

余行蒞上乘任載之車見馬之負轅者而感焉古之車獨輈加衡而服兩馬今則一馬夾轅而獨領局於栀背承乎曲轅靳前而靳後其登阤也氣盡喘汗而後能引其輪之御也其下阤也股蹷蹄攢而後能抗其轅之伏也鞭策以勸其登棰棘以起其陷乘危而顛折筋絕骨無所避之而眾馬之前導而旁驅者不與焉其渴飲於溪脫駕而就槽櫪則常在眾馬之後噫馬之任孰有艱於此者乎然其德與力非昇試之轅下不可辨其或所服之不稱則雖善御者不能調也駑蹇者力不能勝狡憤者

易懽而變有行坦途驚蹶而僨其車者矣其登也若跛其下也若崩涬旋淖陷常自頓於轅中而衆馬皆爲所掣嗚呼將車者其愼哉